

「小说精读」阎秀丽：《滚烫的土地》

作者| 阎秀丽 赏析| 姜玲

【编者寄语】

论及对土地的感情，艾青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论及与土地的关系，莫言回答“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”。“我们热爱大地，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”，作为农耕民族的后代，我们继承着祖辈对大地的感恩和敬畏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、经济的发展，一部分人开始远离家乡，与土地渐行渐远。新的历史时期，我们应如何面对土地呢？不妨走近《滚烫的土地》。去看看故事中的“爹”明明是有着铁饭碗的公家人，为什么还要在酷热天气刨地挥汗如雨？面对“娘”的执意反对、羊倌张老歪意味深长的劝说，“爹”又会如何抉择？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“爹”的坚持？共同解读“滚烫的土地”，除了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之外，还有什么寓意？

【文本研读】

滚烫的土地	语含双关，意蕴丰富。
秋阳很毒，像针，扎在爹的脊背上。	
娘抬头看了看天，说：“歇一会儿吧，这日头忒毒，晒得人脱层皮。”（无论巧用比喻“秋阳如针”，还是娘“晒得人脱层皮”的感慨，都表明天气的酷热难耐。为后文娘心疼爹劝说他歇息埋下伏笔。）	
爹没有言语，只是把镐头抡得更高了些，然后再使劲儿地落下。坚硬的山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蹦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，几块细碎的土坷垃蹦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，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，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。娘便生了气，叨咕着说：“非得刨那点儿地，不知道能种几粒粮食！”（爹没有言语，他用行动做出了回答。土坷垃与汗珠混合成浑浊的小溪，果然日当午、汗滴土。爹坚持辛苦劳作的原因是什么？激发读者阅读兴趣。）	
爹回了头，擦了把汗，眼睛一横，说：“你懂啥，这片小山包荒着也是荒着，我刨出来就能有用，要不种地，要不栽几棵树，咋了！”（“擦了把汗”“眼睛一横”，语言凝练传神，凸显爹自有主张、不听劝的形象。）	
娘说：“咱家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，你费那大劲儿刨这点儿地有啥用！乐意干你干！”	
我在旁边看了看爹，娘能扔镐头耍脾气，我可不敢。爹那火爆脾气，不敢拿我娘撒气，要是有个不小心，那火准定得烧到我身上。	
爹头也没抬，只是把手里的镐头更加用力地刨下去。（“头也没抬”“更加用力地刨下去”，行胜言，表达了爹内心的坚定。）	
我心里是极不愿意爹到处“开荒”的行为，但是我不敢反抗。（小说以“我”的视角来叙述故事。采用第一人称，有助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，真实亲切。）	
爹的工作在县上，机关里一个科室的科长，是村里人人羡慕的“公家人”。周六回家，爹换上一身旧衣裳，扛了镐头就往山里走，娘阻拦不住。村里人也说，不值当，	

吃公家饭的，还差那点儿地？正儿八经的庄稼人都没人弄。	
为这，爹和娘吵了一架。（“爹”特立独行，引发村里众人不解。人对土地的疏离，是“爹”难言的痛。文中塑造“爹”这一形象既有前文正面刻画，也有众人观点中的侧面展现；正面侧面有机结合。）	
娘没有去地里，爹也没有喊我，一个人扛着镐头下了地。	
娘并没有想象的清闲，反而在家里走来走去。把地扫了一遍又一遍，屋里的那几件简陋的家具，也被娘擦得泛了光，映着娘有些魂不守舍的神情，并且时不时地扒着后门，一遍又一遍地望着爹去干活的山沟沟。（“爹”对土地的眷恋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唯有毅然前行。作者通过描摹人物外在表现，反应内在心理。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活生动，真实自然。爹娘吵架后，娘在家看似忙碌的行为、魂不守舍的神情和扒着后门一遍遍张望的动作，饱含牵挂。为后文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埋下伏笔。）	
我心想，再怎么望，也看不到那个小山包，何况是一个人。到了中午，爹还是没有回来，娘让我去地里看看，喊爹回来吃饭。我有些不情愿，又不敢违拗娘的意思，只能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去。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喊爹吃饭的情节，写出了我内心的不情愿。）	
太阳火辣辣地悬在正空，不知名的虫儿有气无力地嘶鸣着，连风都是热的。（自然环境是小说的背景。火辣辣的太阳、有气无力嘶鸣的虫儿、热风形成了一幅韵味独具、形象生动的夏日画卷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）	
我心里暗暗气着，这么热的天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拐带得我也跟着遭罪，刨了那点儿山边子，还能富了？	
气归气，还得去，这么热的天，爹要是中暑了，那可就糟了。	
我到了山沟处，远远地就看见爹抡着镐头，高高地举起，重重地落下。镐头落下的时候。他的身体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，站起身抡镐头的时候，身体微微向后仰着，和手里的镐头成了一个别样的剪影，像一棵山崖上虬枝百结的老松。阳光从他的背上洒下来，在爹重复的动作里，纷纷地跳跃不停。	小说中多处描写到秋阳，表现天气的炎热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，烘托爹的形象。小说语言通俗，用词精准，“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”“身体微微向后仰着”，写出“爹”吃力的艰辛劳作。“抡镐头”这一细节，丰富了人物形象，表现爹对土地的痴迷和执着。
我心头一热，赶紧走到爹的跟前，喊了一声，把手里的一瓶水递给他。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“咕哪咕哪”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喝了个干干净净，嘟囔出一句话：“这天，真要命，咦？你咋来了？”“娘让你回去吃饭。”	
“不急，我先把这块儿刨完了再回。”（小说语言形象生动又不失质朴，如“咕哪咕哪”“嘟囔”等口语化词汇，既符合人物的形象特点，又展示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）	
我靠在一棵树的树荫下，懒洋洋地看着两只蚂蚁爬来爬去。爹抹了一把嘴，又拿起了那把镐头。	
“别刨了，就那点儿山边子地，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	

来。”放羊的张老歪抱着一个鞭子，从山的另一边赶着羊群过来，蹲在离我爹不远的一块石头上说。	
“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。地是通人性的，你懒了，地也懒了；你勤了，地就勤，它不亏待你，你得信得着这儿。”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，“心里装着啥，地上就长啥。”（在爹的心里既有对土地的信任，又有对土地的依恋，体现出爹对人与土地关系的独到见解。）	
张老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：“话虽在理，不过你看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家里的那几块地都撂荒了，你还开荒！你信不信，等将来你不在，刨出来的地还得撂荒图个啥！”（张老歪一针见血指出现状，提出自己的质疑。直指当下严峻现实，引发读者关于人与土地的思考。）	
“人哪，是地养着呢，就是死了，也得埋在地里，还能给你悬到半空去？人不在，地还在，人活在地里呢。他们还能在外漂泊一辈子？早晚得回来，这里是根儿！”	
张老歪没有说话，看着天空上的几朵白云，嘴里嚼着一根草叶子，半晌说了句：“这人养地不假，还没听说地养人的。”	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！”爹站直身子，手里拄着镐头说，“一百年这样，一千年也这样，哪块土地上都有人。咱们不在了，埋在这里，有魂在这儿呢，种上一棵树，树吸收着咱们的营养，越长越大，开花结果，谁说咱们就没了？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，这不就是地养人吗？”（“爹”关于人与土地的独特见解，引发读者哲理性思考。“爹”对土地怀有炽热情感；洞悉土地对人有养育之恩，也终将是人的归宿，对土地饱含依恋、敬畏。）	
“儿子说要接我去城里享福，恐怕我老了那天也回不来喽。”张老歪的神色似乎有些黯然地说，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，把羊惊得回头冲着他“咩咩”地叫了几声。	
“那你就去呗。”	
“要不我能去哪儿？”张老歪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，转身就去追跑散的羊去了，“你脚下瓷实，刨吧，我的脚底下可就空喽……”（“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”“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”等语言质朴生动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。人物描写逼真，体现出人对土地的特有情节。）	
风里隐隐传来张老歪的话，瞬间就被阳光炙烤得没了踪影。	
爹没说话，低下头，看着脚下褐色的土地，又把镐头高高地抡起。（文中细致再现了张老歪与“爹”的对话，二人都对土地饱含深情，但认识不同。衬托了“爹”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，深化主题。）	
爹和镐头已经浑然一体，山野间回响着镐头撞击大地的闷响。爹的身影紧紧贴服着大地，浑然一体，像大地上移动的图腾。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，我久久地站着，看了一眼娘，又看了看爹的背影。（“抡镐头”动作贯串全文，把“爹”和土地串联起来，使作品结构清晰完整、浑然一体。“浑然一体”一词将爹、镐头和大地三者紧密连接，表现出爹对土地的深沉执着的爱，意蕴深刻。）	

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，那股热气源源不断地传入我的四肢百骸，让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。	
我走过去，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，也像爹一样，将镐头高高地抡起。（恶劣天气，“爹”坚持“抡镐头”，感动之余，令人心生敬佩。结尾处，我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，表现我终于理解了“爹”对土地的痴情。暗示这种对土地依恋坚守的精神将传承下去，深化主题。）	
（选自《小小说月刊》2021年7期）	
总评：作品《滚烫的土地》所写故事并不复杂，却巧妙体现出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乡土情怀。把握时代脉搏，人物描写逼真，可以领略到人对土地的特有情节，启迪人们对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。作品语言质朴生动，具有浓郁乡土气息。	

【知识建构】

小说中人物对话的作用

语言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。对话可以是两个人的对话，也可以是几个人的相互交谈。简短的对话，向读者展现了丰富的内容。成功的语言描写可以推进情节发展，鲜明地展示人物的性格，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，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（1）塑造人物性格。对话能够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，丰满人物的形象。文中娘和爹之间的对话，更表达出爹内心对土地执着的爱。

（2）推进情节发展。对话显示人物之间的内心交流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。张老歪与“爹”的对话，二人都对土地饱含深情，但认识不同，引出了下文两者不同的选择。

（3）引起读者共情。优秀的对话总是能够调动读者的内心情感，让读者能够轻易跟随人物的喜怒哀乐进行代入感的体验，与角色或作者产生共鸣。对话使人感受到人物的情感的变化，触摸到人物的心灵深处。“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。地是通人性的，你懒了，地也懒了；你勤了，地就勤，它不亏待你，你得信得着这儿。”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，爹的语言质朴简练、真挚感人，引起读者共情。

【试题解析】

1.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，正确的一项是（3分）（ ）

- A.爹跟娘吵架后，娘在家看似忙碌的行为、魂不守舍的神情和扒着后门一遍遍张望的动作里，饱含着对爹的怨恨，更有担心和牵挂。
- B.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喊爹吃饭的情节，写出了我内心的不情愿，为最后写“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”这一发展转变做了铺垫。
- C.在爹的心里，“地是通人性的”“你得信得着这儿”，这既有对土地的信任，又有对土地的依恋，更体现了爹独到的处世哲学。
- D.文中的“浑然一体”一词将爹、镐头和大地三者紧紧地连接在一起，生动贴切地写出爹在山沟劳作的场景，重复使用，意蕴深刻。

【答案】D

【解析】A项“包含着对爹的怨恨”错，体现了爹对娘的牵挂和担心；B项“做了铺垫”错，“内心的不情愿”不能为后文做铺垫；C项“处世哲学”错，爹思考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。

2.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，不正确的一项是（3分）（ ）

- A.小说中多处描写到秋阳，表现天气的炎热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，烘托爹的形象，同时暗示我和娘都不愿让爹到处开荒的心理。
- B.小说语言形象生动又不失质朴，如“叨咕”“拐带”“嘟囔”等口语化词汇，既符合人物的心理特点，又展示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- C.小说写张老歪与爹的对话，表现了二人对土地都饱含深情，但认识不同，衬托了爹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，深化了小说主题。
- D.小说主要采用第一人称，以“我”的视角来叙述故事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，显得真实亲切，同时便于表现我对爹刨地看法的转变。

【答案】A

【解析】“暗示我和娘都不愿让爹到处开荒的心理”错，结尾处烘托我被爹对土地的执着和热爱感动，理解了他的做法。

3.小说题目“滚烫的土地”意蕴丰富，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。（4分）

【答案】指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，也指爹对老家的土地怀有与众不同的炽热之情；指土地对人有养育之恩，也是人的最终归宿，人们对土地饱含着依恋和敬畏之情。

【解析】分析标题的表面上的含，然后分析标题的深层含义。先把标题字面上的意思分析出来。接着根据全文挖掘标题的深层含义。要结合小说的故事情节，人物形象来分析。

4.小说多次写到“抡镐头”这一细节，你认为有何用意？（6分）

【答案】“抡镐头”这一细节，丰富人物形象，这一细节反复出现，突出爹拼力开荒劳作的场景，意在表现爹对土地的痴迷热爱和执着坚守；贯串全文，把全文的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，使作品浑然一体，结构清晰完整；深化小说主题，最后写娘扛着镐头和我从爹手里接过镐头劳作的情景，表现我和娘理解了他对土地的痴情，暗示这种对土地依恋坚守的精神将传承下去。爹在恶劣天气下坚持“抡镐头”，让人感动之余，心生敬佩。

【解析】解答此题，要明确细节的一般作用：助于塑造人物形象、贯串全文、深化小说主题、加深读者情感体验等。结合文本具体分析：正面描写，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。正是爹拼力开荒劳作，表现了爹对土地的痴迷热爱和执着坚守。把全文的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，使作品浑然一体、结构清晰。深化小说主题，最后写我从爹手里接过镐头劳作的情景，暗示对土地依恋坚守精神的传承。爹在恶劣天气下坚持“抡镐头”，让人感动之余，心生敬佩。能够调动读者的内心情感，引起读者共情。

【反馈检测】

小说中的“爹”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“爹”的形象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请简要概括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
（本篇解析老师：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姜玲）

【相关链接】

故乡,故乡

莫言

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,有一段时间很苦闷,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东西写,我看报纸听广播,到处收集素材,发现什么都不好;我曾在部队当过保密员,甚至想从保密文件里找到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写进小说,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。到了1984年,我写了篇小说《秋水》,文中出现了河,出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水,我一下子感到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。《秋水》之后,还有一篇叫《白狗秋千架》的小说,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、河流。《秋水》写出来以后投了三家刊物都没人发表,后来发在一家很小的刊物上,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。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——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,我觉得一下子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,我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。闸门一开,河流滚滚而来。

地域化可能是作品成为伟大作品的条件。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品,都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。比如福克纳的系列小说反映美国南部农村生活,马尔克斯小说的背景是拉丁美洲北部的小城镇。作家的写作永远不可能摆脱故乡对他的影响。山东高密是我的故乡,上海滩是王安忆的故乡,北京地坛周围的那一片是史铁生的故乡。所以,作家写作时没有必要去回避故乡,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从故乡的资源里寻找写作的素材与灵感。作家的许多人生观、道德价值观都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,这个时期的经验是刻骨铭心的、触及灵魂的,是能够影响他的后半世的。

我早期作品里写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,小说语言里面也使用了大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言。当然,我们写作时也没有必要完全局限于故乡经验,认为只有经历过的、只有存在的才可以写,

这会大大限制你写作的宽度和深度。许多发生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事件都可以往你的故乡“移植”。故乡只是一个想象的起点,需要我们不断去超越。在想象的基础上,我们的故乡是无边的、开放的,是可以让你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的。

所以说,一个小说家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。小说中的故乡和我现实中的故乡差别已经很大了,我小说里的故乡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现在的,而是我想象中的生活。